

論

語

定州漢墓竹簡

子之栗五秉子曰志之適齊也永聞王
見龍見其
十室
有志
見南子不說夫子
門子之志子曰老者安



文物出版社

定州漢墓竹簡

論語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墓竹簡整理小組

文 物 出 版 社

北 京

(京)新登字 056 號

責任編輯 蔡 敏

封面設計 周小璋

定州漢墓竹簡

論 語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定州漢墓竹簡整理小組

文物出版社出版發行

美通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經銷

1997年7月第一版 1997年7月第一次印刷

850×1168 32開 印張 3.5

ISBN 7-5010-0930-9/K·403 定價：12元

前　　言

定州漢墓竹簡一九七三年於西漢中山懷王劉脩墓中出土。該墓位於定州城關西南四公里的八角廊村，約於西漢末年被盜掘。由於盜掘者在墓中引起大火，驚駭逃出，使墓中一些重要文物得以保存。這批竹簡位於椁室東側，雖因過火炭化，却避免了腐朽；但因盜擾火燒，致使竹簡受到嚴重損壞。竹簡散亂殘斷，炭化的黑地上墨字已多不清晰。在竹簡附近還有絹帛炭灰、書刀、長方研墨石板、滴水小銅壺等。估計當時墓中還可能放有帛書。

一九七四年六月考古發掘主持人劉來成經領導同意，將竹簡送國家文物局進行保護和整理。一九七六年六月，由文物出版社邀請曾參加整理馬王堆帛書的專家張政烺、李學勤、顧鐵符、于豪亮先生，協助定州漢簡的整理。我省有劉來成、信立祥參加配合工作。首先將竹簡上的文字抄錄于卡片上，一簡一卡，并順序編號。整理工作至一九七六年七月唐山大地震而停止。這次地震，竹簡雖經精心照管，但由于轉移後封存的盛簡木箱被不知情者搬倒，使竹簡又一次散亂，并有一定損毀。

經過一九七六年抄錄簡文的工作，已初步認定竹簡中有《論語》、《文子》、《太公》、《□安王朝五鳳二年正月起居記》、《日書》，寫有確切時間的蕭望之等人的奏議及其他有關孔子及弟子言論的內容。

一九八〇年四月經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召集，由李學勤先生負責，整理定州漢簡的工作得以繼續。首先整理的是《論

語》。由劉來成挑選出《論語》錄文卡片，并與胡紹衡依據今本《論語》的篇、章、節、句的順序位置，拼對排位，在今本《論語》找到的相關位置處，勾綫并注明竹簡號。錄文卡片，也按排好的位置順序放置。後由劉世樞對照竹簡和今本《論語》進行校對并錄文。接着由劉來成將《文子》、《太公》、《[口]安王五鳳二年正月起居記》、《日書》、《奏議》、有關孔子及弟子言論和其他錄文卡片，分類集中，各自成札，之后又將《[口]安王五鳳二年正月起居記》錄文卡片，按從六安到長安往返的干支時日拼對排位并錄文。后由劉世樞將卡片對照竹簡作了校對和錄文。至十月初，劉來成因另有任務，遂將全部資料交劉世樞、何直剛繼續整理。他們作了《文子》錄文卡片的拼對排位，以及《文子》、《保傅》、《哀公問五義》的校對和錄文工作，并整理出《儒家者言》，于《文物》一九八一年第八期發表了《定縣40號漢墓出土竹簡简介》、《儒家者言釋文》、《儒家者言略說》等。與此同時張守中完成了能够辨識出字形的竹簡的臨摹工作。后来由於一些原因，竹簡的整理工作暫停。一九九三年劉來成完成了《論語》的釋文和校勘記的工作。由李學勤先生最後審定。

定州漢簡的發現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關注，大家希望這批材料能早日面世。由于國家文物局的重視，李學勤先生熱情推動，文物出版社大力合作，河北省文物局局長趙德潤、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所長謝飛的大力支持，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組成了定州漢簡整理小組，促成了定州漢簡的繼續整理工作。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定州漢墓竹簡整理小組

目 錄

前 言

定州漢墓竹簡《論語》介紹 (1)

定州漢墓竹簡《論語》釋文

凡 例 (7)

學 而 (10)

為 政 (11)

八 偷 (16)

里 仁 (19)

公 治 長 (22)

雍 也 (27)

述 而 (32)

泰 伯 (39)

子 罕 (42)

鄉	黨	(46)	
先	進	(49)	
顏	淵	(57)	
子	路	(59)	
憲	問	(64)	
衛	靈	公	(70)
季	氏	(77)	
陽	貨	(82)	
微	子	(90)	
子	張	(93)	
堯	曰	(97)	
章	數	簡	(100)

定州漢墓竹簡《論語》介紹

定州漢墓竹簡《論語》是目前發現最早的《論語》抄本。初步被認為是《論語》的漢簡有 620 多枚，殘簡居多。全簡長 16.2 厘米（約合當時的 7 寸），寬 0.7 厘米，滿字者 19~21 字（不算重文符號），兩端和中腰用素絲連綴，尚留痕跡。錄成釋文的共 7576 字，不足今本《論語》的二分之一。其中保存最少的為《學而》，祇有 20 字；最多的為《衛靈公》，有 694 字，可達今本的百分之七十七。這部《論語》雖是殘本，因中山懷王劉脩死於漢宣帝五鳳三年（公元前 55 年），所以它是公元前 55 年以前的本子，是時有《魯論》、《齊論》、《古論》三種《論語》存在。它的特異之處，是研究《論語》的新材料。

《論語》是我國儒家的經典之一，漢時為學童的啟蒙讀本，是必讀的經書之一。西漢時除《古論》世不傳外，《魯論》、《齊論》各有所傳。西漢末年安昌侯張禹將《魯論》和《齊論》擇善而從，合而為一，稱為《張侯論》。東漢末年的《熹平石經》，以及今天所流傳的《論語》基本上就是《張侯論》。東漢末年，鄭玄依據《張侯論》，考之《齊論》、《古論》，著有《論語注》。後代研究的學者從殘存的《論語注》中辨別三種《論語》的異同。但終因三種《論語》羼雜混淆，而無法認清各自的面目。《論語》作為我國重要的古典經書，歷來傳授和研究者甚多，其各種版本的基本內容沒有大的竄改，但也找不到完全相同的兩種版本，就是在漢代不同人同抄的一個本子，也會有不同的假借字、簡省字、錯字、漏字等情況。我們通過校勘這部殘存的本子，發現其中的問題相當突

出。在不到今本一半的文字中，差異之處達七百多處，幾占釋文的十分之一。

《論語》各篇的分章，今本多有不同。定州漢墓竹簡《論語》也有獨特之處，如《鄉黨》“食不厭精”至“鄉人飲酒”，今本分為二、三、五章的都有，而簡本祇是一章；“雷風烈必變”與“升車”，今本分為二章，簡本也是一章。《陽貨》“子貢曰：君子有惡乎？”今本別為一章，而簡本則同上面“子路曰”合為一章。特別是《堯曰》，今本為三章，而簡本則為二章，今本的第三章在簡本中用兩個小圓點與上間隔，以兩行小字連在下面，好象附加的一段。在題寫章節與字數的殘簡中，正有一枚記：“凡二章，凡三百廿二字。”知簡本《堯曰》祇二章。康有為《論語注》中認為：《堯曰》“《魯論》本二章，其末一章《齊論》也。翟氏灝《考異》：《古論語》分此一篇為二，則‘堯曰’凡一章，‘子張’凡二章。”這後一章與前一章既有間隔又相連接地附在后面，或許就是《齊論》中有，而《魯論》中無的部分，抑或《古論》后面的部分？

定州漢墓竹簡《論語》中的文字，差異很多，其中有的是抄寫者脫漏、抄錯或隨意簡寫的字，有的則是按底本上寫的字。屬於底本上文字的不同，不僅反映有無差誤，也應當能够反映出它是哪種《論語》，所以可供學者深入研究。

簡本《學而》中“貧而樂”，“樂”下無“道”字，今本多為有“道”字，康有為《論語注》認為“無‘道’字，蓋古文也”。《為政》中“無違”，鄭注云：“古文‘毋’為‘無’”。《八佾》中“或或乎文哉”，《說文》段注云：“今本《論語》‘郁郁乎文哉’，古多作‘或或’”。《公冶長》中“可使治其賦也”的“賦”，《釋文》云：“梁武云：‘《魯論》作‘傅’’”。《陽貨》中“古之矜也廉”，《釋文》云：“魯讀‘廉’為‘貶’”。“天何言哉？”《釋文》云：“魯讀‘天’為‘夫’”。“惡果敢而窒者”，《釋文》云：“魯讀‘窒’為‘室’”。《述而》中“亦可以毋大過矣”，《釋文》與鄭注云：“魯讀‘易’為‘亦’”。“誠唯弟子弗能學

也”，鄭注云：“魯讀‘正’為‘誠’”。《衛靈公》中“好行小惠”，《釋文》云：“魯讀‘慧’為‘惠’”。《述而》中“執禮疾”，今本無“疾”字。《雍也》中二“斯人也”句之間今本無“命也夫”句。還有一些與今本不同的詞句很特殊，如：“若”，今作“如有”、“如能”；“毋歎”，今作“無感”；“人生之也直”，今作“人之生也直”或“人生之直”；“亡生也幸而免也”，今作“罔之生也幸而免”；“君子可選”，今作“君子可逝也”；“黑而職”，今作“默而識之”；“老之至”，今作“老之將至”；“多聞而志之”，今作“多見而識之”；“韁蕩”，今作“坦蕩蕩”；“無可”，今作“不足”；“空空”，今作“控控”；“晶獨”，今作“韞匱”；“而賈”，今作“而沽”；“怠若也”，今作“怡怡如也”；“歟階趨”，今作“沒階，趨進”；“美裘”，今作“羔裘”；“六者式”，今作“凶服者式之”；“言言”，今作“閑閑”；“衍衍”，今作“侃侃”；“民莫不敬”，今作“則民莫敢不敬”；“（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今作“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勿倦”，今作“無倦”；“諺諺諒諒”，今作“切切偲偲”；“辨年”，今作“便佞”；“泰來”，今作“大賚”；弗舍，今作“不棄”；饑𩦔，今作“饑餧”；“沃沃”，今作“夭夭”等等。一些與今本不同的字就更多了，其中有古老的寫法或用法，有假借或簡省字，也有誤字，如：知作智或智，措作錯，寢作常，社作主，又作有，有作又，朽作彌，他作也或它，紳作申，疏作踈，巍作魏，虞作吳，既作暨或漑，沒作歿，貢作貢或贛，歎作嘆，仰或抑作卬，彌作迷，誘作牖，斯作此，巽作選，繹作擇，亡作末，末作無，毋作無，無作毋，一作壹，桺作郭，竇或保作葆，豈作幾，倦作卷，祇作提，於或于作乎，若作而，才作材，吝作鄰或鄰，篤作孰，侗作俑，謂作曰，仲作中，簡作簡或間，微作屎，與作予，怨作怨或憝，朋作朋或朋，與作歟，吾作我，奔作賁，佞作仁或年，譬或僻作辟，藏作臧，韶作詔，諾作若，政作正，恥作𠂇，曾作增，不作弗，莊作壯或狀，壯作狀，奚作何，夷作荑，奧作窩，宰作宰，適作謫，幾作徵，禦作御，桴作泡（枹），孟或季作子，根

作長，慾作欲，慟作動，閔作惄，何作可，愈作喻，附作付，柴作柂，嗲作獻，屢作居，億或憶作意，踐作淺，篤作祝，色作忙，由作臼，弑作殺，後作后，唯作雖，殘作僥，違作韋，也作耶，管作晉，悅作說，躬作弓，攘作襄，泰作大，即作節，潤作閏，駢作屏，防作房，譎作裔，乍作乍，臼作言，弑作試，能作耐，氏作是，陰作音，硜作堅，居作君，識作志，輅作路，遠作遠，位作立，涖或莅作位，哉作才，矜作綦，病作病，闕作歛，惡作好，好作惡，餒作饑，祿作食，蹈作淤，諒作梁，類作顙，階作陛，固作故，蓋作盍，佚作失，愆作衍，侮作侮，斯作也，謂作胃，納作內，儼作嚴，達作通，餓作饑，懷作懷，性作生，靡作靡，邇作墮，帛作白，致作至，闡作規，逸作渢，公作功，或作有，蕩作湯，戾作誼，紫作此，亂作乳，孺作孺，期作其，崩作頃(頃)，鑽作銹，上作尚，訥作山，微作絞，輿作車，撫作撫，數作穀，反作返，驕作濃等等。但這些還不包括許多“之乎者也矣焉哉”等虛詞的或有無，或多少的不同。

竹簡本《論語》時代比較早，在它的不同章節，不同詞句，不同文字中，仍保留有古代語言文字的一些現象。西漢時期存在的三種《論語》，除當時從孔壁中發現的《古論語》、《齊論》、《魯論》原也應當是由古文產生而留傳后世的，隨着時間的發展，在一代代傳授、抄寫的同時，其書寫《論語》的文字，也逐漸由古文演變成了漢隸，但也還保留一些原來的痕跡。簡本《論語》就是如此。在簡本中發現《魯論》所具有的文字，則應當是《魯論》本來的東西。這是從今本《論語》中看不到的。在定州漢墓竹簡中和《論語》一起出土的，還有蕭望之的奏議。蕭望之在當時是皇太子的老師，是傳授《魯論》的大師。劉脩死后把《論語》同蕭望之的奏議放在一起，應不是偶然的。定州漢墓竹簡《論語》的發現和深入研究，會使我們對《論語》版本情況有個新的認識。(劉來成 執筆)

定州漢墓竹簡《論語》釋文



凡例

- 一 本書為定州漢墓竹簡《論語》殘簡釋文。釋文后附校勘記或簡單注釋。
- 二 竹簡按本書中的編排順序編號。幾枚簡綴合為一枚，祇編一個號。釋文中於每簡最後一字右下旁注簡號。
- 三 原簡未發現篇題，釋文篇題係據今本《論語》補加。并參照今本分篇順序排列。
- 四 各篇章節參照今本順序排列。簡文有明顯分章現象的（如一枚簡上部文字表現一個完整的意思後，下部為空白，而後面相連的內容另出一簡），釋文按簡文分章。各章文字內容相連的簡文

(包括其間雖有缺字、缺簡而確知同屬一段文字的情況),釋文都連寫。

- 五 一些殘存題寫章和字數的簡文,因未能確定歸屬,釋文附於書末。
- 六 原簡上的符號,釋文祇保留表示間隔的黑圓點,其餘一概略去。釋文另加標點符號。如簡文中引語的開頭或結尾正好在竹簡的殘缺部分,釋文就祇標下引號或上引號。
- 七 原簡首、尾完整者,於釋文首字、尾字下加•號表示。
- 八 簡文因唐山地震擾動殘損的,釋文外加〔 〕號表示。簡文中殘泐不能辨識的字,用□號表示。原簡刮去某字而形成的空格,釋文用○號表示。簡文殘缺或不能辨識字形又不能確定字數的(包括中間缺整簡的情況),釋文用……號表示。

九 簡文與今本文字不同的，釋文出校勘記。

十 校勘主要依據：

《論語注疏》及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1980年)；

康有為《論語注》(中華書局，1984年)；

黃焯《經典釋文彙校》(中華書局，1980年)。

學 而

……樂^①，富而好禮者也。子貢^②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① 皇侃《論語義疏》(以下簡稱“皇本”)、高麗本、日本足利本、《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安國注、邢疏，“樂”下皆有“道”字，阮元《十三經注疏》本(以下簡稱“阮本”)“樂”下無“道”字。

② 貢，今本多作“貢”，漢石經作“贛”。以下同。《說文》云：“貢，獻功也。”“贛，賜也。”段注云：“端木賜字子贛，凡作子貢者，亦皆後人所改。”貢、貢皆贛之省。